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五

石八

采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二世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

石八

一

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研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颸颸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叅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誑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

繩牀立叅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曥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簾子曲彎彎叅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滻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纈預要得不纈預看叅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驕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叅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

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正拈  
拄杖曰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

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衆  
餓食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  
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  
次二

年年上堂此劍刃上事須劍刃上漢始得有  
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  
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  
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  
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

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  
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提到這裏  
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  
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  
不許將軍見太平

釋子喝曰曠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

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  
參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  
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

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  
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  
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  
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  
利

瑞巖鴻禪師法嗣

三

明州育王景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  
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  
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眾直饒恁麼  
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  
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  
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  
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  
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  
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  
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  
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  
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

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  
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  
非中間且問大眾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

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  
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  
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  
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  
五  
四

茲土傳法教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  
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  
回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  
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

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鉤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真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竿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棍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末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河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今秋水深

福州雪峯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攬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眾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毎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堅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辨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上不成

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眼  
賤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  
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  
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懺懼別峯相見落在半  
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  
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  
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  
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  
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  
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  
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  
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

古六

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  
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  
觀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  
涉免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  
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  
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敲不破師曰祇爲太  
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  
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  
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  
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喫著直是無香氣慕  
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  
山尋鑿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  
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龕言

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遠  
天逢人切忌錯舉參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  
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偏斫  
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柱杖卓一下曰  
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  
七八  
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潭州雲峯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  
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  
爐去一條白練去大眾古人見處如日暉空  
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

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  
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  
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  
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  
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輒繡毬上堂一

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  
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  
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  
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  
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  
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叢  
中遊戲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  
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  
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  
如何師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  
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

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弁馬載朝到西

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砌即當何故沒量大人

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

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

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

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

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

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

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

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

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

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

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

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

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

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

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効客今何在獨許

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

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

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

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辨乞師一言師曰好看

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

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蓦拈

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免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

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今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十

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

寒松搖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  
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  
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  
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  
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  
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  
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  
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  
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  
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  
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

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  
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  
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

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

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

屆明坐脫

投子顥禪師法嗣

五八

十一

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折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葩一晚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祇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繢繢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香嚴手中鑊柄莫言不道上堂五家寶藏不惺惜覲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顥禪師主投予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顥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顥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顥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顥師號顥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形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丈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

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

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憣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

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卷

十三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

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

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

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

相去幾何南山虎敲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虞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

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

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鰐隻箭旣入重城長竿豈釣淺

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跨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燐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

石八

十四

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

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報

石八

十五

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軒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鬱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

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誚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

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痴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軒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鬱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

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

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

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司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

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

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

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筭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

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剥剥地漢始得若是畏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十六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十六師

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遂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

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犬子

雖儻爭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眾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

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賜

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峯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

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眾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口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鶩頭錐覲面若無青白眼還如廝廝守

空池舉未絕印堅奉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  
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  
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  
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峯依舊輶雙毬夜  
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 甘露顯禪師法嗣

楊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  
鐵蒺藜劈口壓

### 雪賣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  
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  
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欵出囚口曰  
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  
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

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  
凡以佛爲極明眼衲予以拄杖子爲極且道  
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  
儻或不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  
頭

###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  
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換轉  
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

父

大

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鎌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龍玉像天明峯頂

十八

十九

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歟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旣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

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未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

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躡蹀端居則寶座巍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覲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  
者道一騎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  
起拄杖豈不是一騎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

石火

子

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  
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  
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

翳處著倒乃擲拄杖下座

雪峯慧禪師法嗣

石火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

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  
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

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  
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

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大眾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  
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  
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

禪德皎潔無塵立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  
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  
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  
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  
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  
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

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輶上堂未透  
祖師關十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  
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  
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  
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錠傾出爐煙還丹一  
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  
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  
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  
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  
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  
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

無木馬泥牛滿道途次倚遍欄干春色晚海風  
主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  
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  
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

香嚴月禪師法嗣

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

變化密移何太急刹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  
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晚來雨  
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  
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剥剥剥裏面有蟲外  
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

不覺更聽山僧剥剥剥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

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潤溪聲演廣長  
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  
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  
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  
真何須息見倒騎牛今入佛殿羌笛一聲天  
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

五八

十三

二

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  
不得且道請說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  
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  
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

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  
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

靜

泉州九座慧遠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  
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  
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  
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  
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

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  
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何  
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  
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  
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  
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  
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  
眾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  
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  
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  
口角譊譊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

石六

壬酉

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有僧  
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未審如何保任  
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鋟  
餅旣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

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  
落塗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  
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  
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  
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  
不遇知音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嶧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  
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  
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  
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石八

玉五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也上堂月堂老  
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  
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  
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  
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  
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  
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

臨安府中竺寂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  
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  
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  
子睜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  
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  
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  
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  
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  
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

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  
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

五八

三六

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汎屋棟達磨大師不  
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闕上堂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翻憶小釋  
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  
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  
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  
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  
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五  
音釋

摵 古獲切音 摵 批也打也 捶 魚怪切音 捶 頭顫也 研 五駕切音  
報 乃版切音 憾 赤也 懈 懈也 懈 舀管詐也 瓊 舀顏切音 瓊 舀研研也  
履 切音 慚 慚也 慚 舀詐也 緣 同音 緣 舀達也  
牒 懈也 懈 舀詐也 緣 同音 緣 舀達也  
趺 公墮切音 足也 足 舀吉切音 必差人協也